



卷四十七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四十七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五年 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 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大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實治通鑑綱目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No.

534

四
中



資治通鑑綱目

新文館藏書

卷之四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七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凡十六年有奇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服亦自御袂衣至是鹽鐵判

官王紹以江淮縉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

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

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

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

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
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
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
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謹力嚴
毅自奉儉素夫人常吐蕃引兵歸國朱泚使田希鑒
衣絹裙破然後易



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安。既而不至。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慮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卹其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最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流。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今則害軍事。進退難。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賞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武鋒鑄交於

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城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李抱真王武俊

大破朱滔於貝州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或謂

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饌。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連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命。明日出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恐范

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已怦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胡氏曰。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尖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劉怦本諫。朱滔母反。而不見聽。今當滔敗。其功豈不大哉。夫不薄人於險。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哉。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以程日華為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資以行。軍士殺之。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知節度事。賜名曰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之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之。武俊怒。

然以方拒官軍。不能攻也。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武俊喜。復與交好。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址攻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官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謀。泚元先尚。可。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賊泚將仇敬忠於藍田。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與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頌。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悉發斬萬頌等。萬頌帥衆。

披擗而入。必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此出亡。此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此黨李希情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遣掌書記于公與作露布上行。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爾非相拒也。吾聞五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

希鑿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鑿取節投火中。曰。選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請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泚墜院中。韓旻等斬之。請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鑿爲涇原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范氏曰。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彊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渾瑊爲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

差○帝發梁州。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

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諱。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

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魯奪。易一帥而
虧萬衆之義。得一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
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及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
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真統京
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胡氏曰。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章絕矣。唐棟之華。偏其反
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也。說者乃貫之為一。謂唐棟之華
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
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陸贄之學。其師承
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
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為通達。秋七
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遣給事

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

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巢父
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
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
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
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車駕還長安。
衆慮從。李晟路元光尚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
旌旗數十里。晟謂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
曉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
至宮。每閒日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
又次之。胡氏曰。晟推功於下。而引咎歸己。此固昔人徵
之所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而追蹤汾陽也。徵
李泌為左散騎常侍。李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在。
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
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胤伏

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此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之。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李希烈聞希情伏誅。忿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使等。何謂教邪。遂縱殺之。李晟以涇州傳邊慶害軍帥奏。請往使。進爵西平王。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饗吐蕃。遂

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

于同州。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不給。議者多請。救懷光。上不許。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以

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接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

而歸 朱滔上表待罪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冬十月

詔給朔方行營冬衣

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

其別貯以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馬燧取絳州○以

實文場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恩既誅

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

貞得罪上復以實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

多者稍稍罷之以文 閏月李晟誅田希鑿李晟初

場希遷分典禁旅 涇原節度使田希鑿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

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手欲遣兵防護又未知

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鑿果請發兵晟遣腹心將彭

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詰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

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

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鑿不復疑晟

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

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

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鑿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

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劉洽克汴州 李希烈遣

其將霍崇 譚圍陳州父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

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

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

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諸澄降汴州

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

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

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

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

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加韓滉

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

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油油。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舉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還

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

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舉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

朝廷大計也。上即下詔。令舉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閔中乏糧。宜速致之。舉至。滉感悅。即

日發米百萬斛。聽舉留五百。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

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

敢爲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知

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蕭復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罷爲左庶子。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

舉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閭。從一詣復曰。欽緒

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

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

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

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

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

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

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

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借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專乎。此最當今之大弊。

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辭位。范氏曰。蕭復欲
黜少。遺賞章。舉此公議也。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
一。為齋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疎遠之臣
其可信者幾希矣。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是
歲蝗。大饑。

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以

盧杞為澧州別駕。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

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
杞作相。致饜與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
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
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
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
巨毒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

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
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
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
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
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
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
日斗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
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胡氏曰。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
堯舜不逮。則失言矣。若曰。乃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則可
爾。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月。燧及
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懷光都虞候呂鳴
岳密通款於馬燧。懷光殺之。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
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燧敗懷光兵於

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通河中。破懷光兵於長
春宮南。遂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韓遊瓌請兵於
渾瑊。共取朝邑。懷光將閻吳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
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驚。晏遷
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
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時連年旱蝗。資糧
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
可。河中踰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
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
光。必以晉絳。慈隄。還之。渾瑊既無所請。唐曰。知父應遷
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
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
觀我疆弱。必起窺覷。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
奮。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無四也。
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與不舉。慈言必起。五也。今河中
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救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

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馬遵入朝
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
必為陛下平。以上許之。以曹王臯為荆南節度使。淮西將

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六月。以韋臯為西川節

度使。○朱滔死。以劉怱為幽州節度使。○秋。七

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

防禦轉運使。陝虢兵馬使走奚抱暉。殺節度使張

勸。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煩一往。乃以泌為都

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
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

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燧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必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必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燧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燧慰撫之。抱暉喜。必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必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必到自受。貼矣。不願關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必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勾沒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儲來取家。保無他也。必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必使誅之。必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必不得已。賊兵馬使林德等五人送京。

師抱暉遂亡。大旱。灞澂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古。奏中命不知所之。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

光燧死。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

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

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

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

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

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探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瘠史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盜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及懷光乞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理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瓘聞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瓘亦自殺。胡氏曰。嗟乎。李瓘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勸王。特宥其

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瓘勿死。而瓘亦可以不死矣。○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出高郢。李廩於獄。奏置幕下。燧自許行至是。凡二十七日。駱元光以徐庭光辱已。殺之。入見馬燧。頰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韓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加馬燧兼侍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中○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

陸贄

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歟。夫諸罪連

此懷光相繼暴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正。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脩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覩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祈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教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窮是乃徑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罪。歸其尸。使收葬。

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以張延賞

為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

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胡氏曰。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況進退宰相乎。迹二人之隙。正以成都營妓之故。晟與延賞於是乎交失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焉。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蓋不待尚結贊之間。而德宗猜心已萌。勳功名者。可不慎乎。九月。盧龍節度使劉

怱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劉從一罷。○冬十

二月。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造少

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變上

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

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

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

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

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監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

失罷之胡氏曰四變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

者罷轉運一事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而少實

也如此古人之脩佐王之業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

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已之道術不明君之邪

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三月李泌開運道成

運道十八里以夏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

避底柱之險

以

以降以仙奇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

家舉眾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秋七月陳仙

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

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胡氏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

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

殺北淮蔡之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吐蕃入

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造少

卷之三

十三

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遷將劾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緡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邇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以賞賂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為義成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秘不門劉玄佐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玄佐即治也詔以耽鎮鄭滑克寧悉取軍資夜出軍士剽之始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管歸過滑州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井之志請誅其兵於城外。耽曰奈

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京城戒嚴吐蕃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擅入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沂城敗之 沂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侯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高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潭城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擒我經宿而還

冬十月李晟遣兵拔吐蕃推沙堡 李晟遣蕃落與王必襲吐蕃推沙堡遇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

李晟遣蕃落與王必襲吐蕃推沙堡遇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

去。韓遊瓌遣將連十一月。皇后崩。吐蕃陷鹽州。

○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先是中倉廩竭。禁

米。拘三萬斛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

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

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眾。數月人

膚色乃復故。范氏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

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

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

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

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滉遂入朝。過汴。時劉玄

佐未入朝。滉與約為兄弟。請其母。其母喜。為置酒。

酒畢。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

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文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

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

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

玄佐驚服。遂與十二月以韓滉兼度支鹽鐵轉運

等使。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改法。事多不

○崔造罷。○李晟入朝。

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婿也。晟在鳳翔。以女嫁慕容

崔樞。禮重之。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上忌晟功名。

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

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

旨。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
延賞為相。胡氏曰。延賞固小人。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
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繫與我
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王乎。他日延賞讒聞如初
然。則曷若堅守
初議之為正歟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
請皆於延賞

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胃
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

哉。准西成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

陳仙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密
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
軍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救李泌。發兵防
邊。泌遣行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

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
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
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澗
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
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法
超帥衆趣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
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獻等六十餘人。
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雲南

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騰雋州。獲西瀘
令鄭回。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

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白為相。
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
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處徵兵助防。雲南苦
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
役。異牟尋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皋招納之。以辭吐蕃之
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皋奏宜招納之。以辭吐蕃之

黨分其勢上命阜先作邊
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貶齊映為夔州刺史張

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
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罷以柳

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

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編察為相不滿歲
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

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之少霽威嚴
二月遣右庶子崔濟使吐蕃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滉久在二浙

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謂之滉考其能一無所
長然與之寧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

危坐更卒無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貞為浙西

觀察使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
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

李晟為太尉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

晟破推沙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

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

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

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玄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

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

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
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
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
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
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
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勲德所宜也晟歛容曰司
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

同。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夏五月。以渾瑊

為會盟使。此未獲賞。是以來耳。公欲脩好。固所願也。

然渾瑊待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遂遣瑊與盟

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

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滉

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玄佐亦贊成之。至是玄佐

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張廷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

真。抱真亦固辭。由廷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

體不肯為。閏月。省州縣官。士。張廷賞之謀也。時新除

用故也。官千五百人。而當減。以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

者千餘人。怨嗟盈路。吳少誠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襲謀

劫盟。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

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

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

盟。廷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

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

奏。但恐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

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虜入其街。馳十里。街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城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國步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猝為變。晟伐其竹。上遣中使齋詔。遣尚結贊不納而還。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矢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奔謂曰。胡以馬為

為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

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奔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於諛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寫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寫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

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慨。互反。臣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自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范氏曰。古之王者。作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若得其道。恭己無為。而天下治。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己。臣以為政在君。國之法。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有交脩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效於李林甫。楊國忠。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負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必欲

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賢材。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通幽隱。如此。則上以李自良為河

東節度使

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

復所省州縣官

所減刑

存軍中事分。誠為得禮。然北。復所省州縣官。所減刑。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授之。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負更增。不可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敲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算。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真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閭者。不除府官。上

皆從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初張延賞與李叔明

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孤建等恐有姦人危衆與

相與齒臂為盟更輕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

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鄰國大長公

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必察之必曰此必有欲動搖東

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必具為上言二人之隙

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母

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以韓潭為夏綏銀

節度使吐蕃之成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

驅其民而去於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以

元友直為諸道甸勸兩稅錢帛使時防秋兵大

李必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推率以為軍

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華正自非於法

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其長然立

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

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

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衛士

恐有姦人危衆與

相與齒臂為盟更輕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

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鄰國大長公

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必察之必曰此必有欲動搖東

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必具為上言二人之隙

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母

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以韓潭為夏綏銀

節度使吐蕃之成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

驅其民而去於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以

元友直為諸道甸勸兩稅錢帛使時防秋兵大

李必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推率以為軍

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華正自非於法

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其長然立

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

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

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

絕皆仰給於度支李必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

不徵歸命傳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必曰此皆

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

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必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

歲省五萬緡募戍卒屯田京西上復問必以復府兵之策

十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

錢三百六萬緡國家地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

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

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

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

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必曰吐蕃久居原蘭

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漆為線

縵因竟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

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

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

春種亦如之沃土入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沒

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

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



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

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

者則成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

疲弊為富疆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必曰未也

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

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必意欲結回紇

大食雲南與兵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

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

六什五張廷賞卒○八月朔日食○柳渾罷為左

散騎常侍初渾與張廷賞議事數異同廷賞使人謂

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幽部

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肅宗女為太子妃

蕭升女為太子妃

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及德而泣。上意稍解。乃曰。卿問元皆易太子。何故

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寬。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元弟殺之。海內寬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心。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不子。歸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國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貴近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

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謝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諾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若必起。若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廷。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愕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范氏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

九月吐蕃寇隴州

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吐蕃帥荒澤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虜大掠。薛丁壯萬餘口而去。未幾復至隴州。州兵擊却之。同紀求和親許之。未之許。會處將告之。馬。李泌言於

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賊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敢。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陸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為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

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年羽身為可汗，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為是乎？不屈己為是乎？上謂李晟馬趨曰：「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誠如必言，必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吐蕃，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必曰：「回

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疆，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吐蕃陷連雲堡，西特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吐蕃陷連雲堡，西特連連雲堡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李軟奴等作亂，伏誅。妖僧李軟奴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者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必問其故，晟曰：「晟新羅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赦矣。」必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聞人情物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瓊之子也，亡抵邠州。十二月，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十一月，

韓游瓌入朝

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憂懼者衆。遊瓌忘都虞候范希朝得衆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寘神策軍。遊瓌大稔。詔和羅粟麥。上

於新店。入民趨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羅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糶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

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司馬公曰。甚矣德宗之難寤也。既聞光奇之言。則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民。增賦盜匪

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敦誠信。辨忠邪。恤困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

北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二月。以諸道

隴右節度使。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

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賦。及罷

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蒸

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獨懷而不政。言司馬公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宜有

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

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

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

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

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

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詔書

白起廟，贈兵部尚書。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

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

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社郵有舊祠，請詔葺之，則不

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

書可也。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左右羽

上從之。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雲南遣使入見，吐蕃寇涇，邠寧慶

鄜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

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城，夏縣人。

開，屬居柳谷。李泌薦之。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韓游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游瓌輕騎歸

朝，成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眾作亂，奏請范希朝為

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

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游瓌之禍而來，今往

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也。上罷向檢諸道稅外

物。元友直劾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

百餘萬緡，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

為國家并禦西陲，既而吐蕃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臣恐邊臣解體矣

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詔書

白起廟，贈兵部尚書。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

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

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社郵有舊祠，請詔葺之，則不

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

書可也。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左右羽

上從之。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雲南遣使入見，吐蕃寇涇，邠寧慶

鄜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

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城，夏縣人。

開，屬居柳谷。李泌薦之。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韓游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游瓌輕騎歸

朝，成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眾作亂，奏請范希朝為

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

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游瓌之禍而來，今往

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也。上罷向檢諸道稅外

物。元友直劾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

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詔書

白起廟，贈兵部尚書。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

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

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社郵有舊祠，請詔葺之，則不

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

書可也。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左右羽

上從之。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雲南遣使入見，吐蕃寇涇，邠寧慶

鄜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

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城，夏縣人。

開，屬居柳谷。李泌薦之。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韓游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游瓌輕騎歸

朝，成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眾作亂，奏請范希朝為

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

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游瓌之禍而來，今往

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也。上罷向檢諸道稅外

物。元友直劾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

西川章奉遣兵拒擊破之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

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章奉乃為
書遺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
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趨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
而吐蕃兵勢始弱矣章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

之。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李泌言於上曰。

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
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
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
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子懷真自

五年春二月。以程懷真為滄州觀察使。分景城

弓高為景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以董晉實參同

平章事。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

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

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

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上

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

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此蓋天命。非
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
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
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
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虛
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

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范氏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大乎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故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虐，不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既而泌薦實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趣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則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請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巳。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胡氏曰：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己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冬，十月，韋臯遣將擊吐蕃。復雋州。○十一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

蕃復雋州。○十一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

平廣

其子為忠貞可汗○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

地近回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回鶻數侵掠之至是吐蕃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回鶻忠貞

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

頡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

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先據高

坐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

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吐蕃陷安西

戰不利北庭沙陀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

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詔六軍

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笞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賜名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

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

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

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深

北庭

回鶻

忠貞

阿

子

高

自

吐

蕃

陷

安

西

戰

不

利

北

庭

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

其子為忠貞可汗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

頡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

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先據高

坐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

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吐蕃陷安西

戰不利北庭沙陀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

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

詔六軍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笞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賜名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

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

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

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深

北庭

回鶻

忠貞

阿

子

高

自

吐

蕃

陷

安

西

戰

不

利

北

庭

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

其子為忠貞可汗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

頡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

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先據高

坐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

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吐蕃陷安西

戰不利北庭沙陀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

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

詔六軍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笞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賜名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

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

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

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深

北庭

回鶻

忠貞

阿

子

高

自

吐

蕃

陷

安

西

戰

不

利

北

庭

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

其子為忠貞可汗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

頡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

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先據高

坐梅錄俯俛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

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吐蕃陷安西

戰不利北庭沙陀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

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

詔六軍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笞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賜名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

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

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

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深

北庭

回鶻

忠貞

阿

子

高

自

吐

蕃

陷

安

西

戰

不

利

北

庭

使來獻俘○以吳濬為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濬治

有聲實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濬為陝虢觀察使代參黨李翼

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玄佐有戚

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

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及卒將佐臣

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濬行至汜水玄佐之

相實參曰不許則汴人將合於李納矣上乃許之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實參為鄆州

別駕

實參陰殺而懷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

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以趙憬

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

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

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

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鈐材署職詔旨畫

關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

於遷贄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纒舉十數議其貨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遂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

事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直同貫則八何類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徃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早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徃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論知人之明累朝額多士之用然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之明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祖於讒言贊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既而嶺南奏近日海舶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收市乞命中國使與俱上欲從之贊曰遠國高賈唯利是求嶺之弊來

刻過深則必招携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况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乎平盧節度使

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師古知留後

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者

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胡氏曰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諂好佞而悅欺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始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矣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天下四十而退可也而贄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

餘州大水 溺死者三萬餘人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陸贄

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珠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諛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夫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淑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准兩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贊曰。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離敵。穆公猶救其饑。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冀陟等宣撫諸道。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韋臯攻知命之事也。敬與之學。其真沫泗之徒與。韋臯攻

吐蕃維州獲其大將○九月滅江淮運米令京

兆邊鎮和羅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臣守

臣不抱於元神。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羅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蓄。不時歛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處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薄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歛率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祖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不若畿內和羅。爲易。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蓄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

關輔宜加價以糶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
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五
准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
司估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
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
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
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
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
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
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
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
付京兆糶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
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
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
轉運使折市綾絹絕綿以輸上都償欠十一月朔日
先貸戶部錢詔行其某邊備浸充

食○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

姜公輔久不遷官請
陸贄求遷贄密語之

曰聞賈相擬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
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
中使責參胡氏曰公輔之眷眷於遷秩陋矣至於黃冠
之請躁動懷懼所以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
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十二月以
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

柏良器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
以易販鬻者監軍實文場惡之左

遷右領軍自是官
官始專軍政矣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元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
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

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
是歲少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



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胡氏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買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豈足效哉。

茂昭○城鹽州。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郭。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

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司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

獲。三月。貶實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初。實參惡

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遣參絹五十匹。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

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濬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

驩州司馬。又命理其親黨。贄曰。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上從之。既又欲籍其家貲。贄曰。

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

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實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實參。擠而殺

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君子之心。以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

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

忘怨之美。宜死而生。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之。又安得為直乎。

與贄耽。盧邁。同平章事。先是。上使人論陸贄曰。自

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

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靴之類。受亦無傷。贊上奏曰。昨臣所奏。惟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務。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死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諧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辭。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彼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僮反疑贊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贊有隙。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與雲南蔡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求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詣臯上表。請棄吐蕃歸唐。臯遣其使者詩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臯遣使慰撫之。胡氏曰。鄴侯思打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稱為邊患。然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盡郊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疆。然後不召患於藩籬之外。

外秋七月。詔宰相迭乘筆以覲政事。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饒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置欠負宰相迭乘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置欠負耗贖染練庫。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買錢三百萬緡。呈樣。

耗贖染練庫。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買錢三百萬緡。呈樣。

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廷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京城兩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廷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廷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廷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親。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口喧。八月。太尉中書令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

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

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冬十一月宣武軍亂

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濠州人。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

寧出。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教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疆弱之幾。不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復奏曰。萬榮鄙躁。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恃則敗。況苟邀不順。苟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范氏曰。褒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十年春正月。劔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擊吐

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

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裝糗服而

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裝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

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獻款。受詔

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

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黔蒼山神祠。先是

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

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二月。以劉潼為

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秦州刺史。初。劉曄卒。劉濟在莫州。其母弟濬。以父命

許他日代已。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濬。怨。之。擅。通。表

朝。廷。遣。兵。防。秋。濟。怒。擊。濬。破。之。濬。遂。將。所。部。詣。京。師。號

今。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以。為。秦。州

刺史。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濬親視之。死者

之。以李復為義成節度使。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

○雲南擊吐

蕃大破之

遣使來獻捷

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

齎詔詣雲南

佐時至吐蕃

使者數百人

先在其國

異牟尋令佐時

裝糗服而入

佐時曰我大唐

使者豈得裝小

夷之服異牟尋

不得已夜迎之

佐時大宣詔書

異牟尋皆從之

與佐時盟於黔

蒼山神祠先是

吐蕃徵兵於雲

南異牟尋遣五

千人前行自將

數萬人踵其後

襲擊吐蕃大破

之取十六城二

月以劉潼為虜

其五王降其衆

十餘萬遣使獻

捷秦州刺史初

劉曄卒劉濟在

莫州其母弟濬

以父命許他日

代已既而濟用

其子為副大使

濬怨之擅通表

朝廷遣兵防秋

濟怒擊濬破之

濬遂將所部詣

京師號今嚴整

在道無一人敢

取人雞犬者上

嘉之以為秦州

刺史軍中不擊

柝不設音樂士

卒病者濬親視

之死者之李復

為義成節度使

薛盈珍數侵軍

政坦據御所言

公我固不違也

夏六月昭義節

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其子

緘秘不發喪詐

為抱真表求以

職事授已都虞

候王延貴素以

義勇聞上知抱

真已卒遣中使

第五守進往觀

變且以軍事委

延貴守進至謂

緘曰朝廷已知

相公捐館令王

延貴權知軍事

侍御宜發喪行

服緘愕然出謂

諸將曰朝廷不

許緘掌事諸君

意如何莫對緘

乃發喪守進召

延貴宣口詔令

視事趣緘赴東

都尋以遣使立

異牟尋為南詔

雲南王遣其弟

獻捷

賜名處休

遣使立異牟尋

為南詔雲南王

遣其弟獻捷

賜名處休

遣使立異牟尋

為南詔雲南王

遣其弟獻捷

賜名處休

遣使立異牟尋

為南詔雲南王

遣其弟獻捷

賜名處休

遣使立異牟尋

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懲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成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范氏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贊又以前所擬。已近半年。而寬謫者。尚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贊曰。王者律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其貶黜。便謂姦克。恒趣防閑。長從擯棄。則海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懷念亂。或起于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叙。好以辭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又諫曰。登進以懲。廢黜以懲。過

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帶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慝。慝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稱慝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墮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遂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歲入必

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輕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頽。備之殊。執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曰穀帛者。人所爲。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易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或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

長吏以增戶加稅。關田爲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醉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弄之家。私歛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蠲減租價。事皆不行。范氏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蓋泉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民所有。而與其所爲。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數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

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有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設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賤者多。是以利盡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府庫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蒙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開元天寶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大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起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間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同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贊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贊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贊於上。趙憺密以贊所議。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憺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憺默而無言。遂罷贊為太子賓客。范氏曰。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勛。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惜其為誅首與。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裴延齡請

李銛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易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誅鹿。支不給。馬。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士微為諫。護大夫。拜官。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諱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給。勳。

言事細碎。天子蓋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甯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議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丞臨能以為罪。且不測。無敢說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關能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論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闕。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勸哭於庭。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若不取。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貴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

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邪佞。必以其微。陸相見跡。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非。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爾雖然。謹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五月。以李說為河東留後。河東節度使李義也。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狀。定遠詣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給之曰。有敕以李景略為留後。諸軍皆選官。大將馬

良輔覺之。麾衆不受。回鶻奉誠可汗死。遣使立懷

定。遠走踰城墜死。回鶻奉誠可汗死。無子。其相骨咄祿奔塞有

信可汗。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畏服之。立以為可汗。使

來告。遣使冊立之。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

業。坐言裴廷。八月。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懷直從父

使程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

曰。緒劉濟。韋皋。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

官。其意也。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齊運無才

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夏四月。

魏博節度使田緒卒。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右推季安

為留後。以韋渠牟為右補闕。上生日。故事命沙門。至是始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

牟。嘲談辯給。上悅之。旬日遷右補闕。六月。以實文場

霍仙鳴為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

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

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遇負外將。軍。及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

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
焚之。謂細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
時竇憲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
其門者矣。胡氏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
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憲而惜白
麻。答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
乘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
蔽哉。陸贄李泌為議論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兩階
之地。皆不聞諫止。以嚴綬為刑部負外郎。初。上以
安得不均其責乎。以嚴綬為刑部負外郎。奉天窘
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
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刺史得
或販鬻蔬粟。徃徃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
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勣。以進奉
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
務。竭府庫以進奉。微為刑部負外郎。嚴綬進奉自嚴始。

范氏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蓋因
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
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
之求。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晉為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仙鳴
薦押牙劉沔為行軍司馬。萬榮子迺為

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
馬使勤勞無賞。劉沔何人。為行軍司馬。沔懼。陽中風昇
出。軍士欲斫守進。迺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候鄧惟
恭執迺送京師。詔以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
權軍事。不遣人迎董晉。晉受詔。即與僕從十餘人赴鎮。
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
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初。劉玄佐增
汴州兵至十萬。過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
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
晉至。悉罷之。詔惟恭等各還官。賜錢。惟恭謀作亂。晉誅

其黨械惟八月朔日食○以陸長源為言武行軍

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

命且罷由是趙憬卒○九月以李景略為豐州都

防禦使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

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

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

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卑乃厚賂實

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

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裴

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延齡卒中外相賀上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

平章事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延齡

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

之感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十一月以

韋渠牟為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

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

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

盈門實狡險捨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

丁

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二城上以方

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郭守節度使楊朝晟須

幾何兵對曰郭守兵足以城之上曰歸城鹽州用兵七

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歲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歲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以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

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

府多以罪。吐蕃贊普著乞立贊死。子足之。秋七月起。

復張茂宗爲左衛將軍尚公主。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

未成婚。母卒。遣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將人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范氏曰。德宗即位之初。勤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愚之禮。九月。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爲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盧邁罷。冬十月。吳少誠開刀溝。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事。公承天子之命。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十二月。以宦者爲官市。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罷役。

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地歲以

使。宦者爲使。謂之官市。置白鹽數百人。抑買人。每以紅

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地歲以

使。宦者爲使。謂之官市。置白鹽數百人。抑買人。每以紅

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地歲以

紫染故衣敗績。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爲官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官者稱官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官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官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官市亦不爲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官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官市而給。上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八月初。置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遂至十九月。以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

五萬人。誠叛。侵壽州。○貶陽城爲道州刺史。太學生薛勣

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

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

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

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

往案之。判官載妻

子行。中道逸去。

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

長源。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

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効河北賊以錢

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

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以李錡

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爲節度使。

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齊運受李錡

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又以饋

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希衣崔善貞詣闕上封

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

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

兵彘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彘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

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守約等皆

去之范氏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

錡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

也三月吳少誠寇唐州○秋八月以上官流為

陳許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臨潁流遣大將王令忠

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擊破之兵馬使安

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

錄伏兵要巷見持錄者悉斬之無得脫者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弘以

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

少誠遣使與逸準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

驅出斬之逸準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

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

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譴呼於城郭

者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於小殷水委棄冬十

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

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與元雖一州

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報私喜曰上不

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

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

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

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

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詔

宗之心常與官者為一故雖妄言必聽之疎羣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又殺身以明之亦不信也是以其害

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五月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可不為深戒哉

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潁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

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又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

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 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

長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

贓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范氏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

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病。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不度可而為。不慮後而發。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怯也。天下之勇不可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若不

可不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易。則其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止。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胡氏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流四凶。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忠賢則惡忌。疎斥之。或扈則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揚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張建封

宣有此慮乎。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張建封鎮彭城

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車夏卿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劫建封子情。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鄴為宣慰使。鄴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

永州刺史陽履免。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履贓賄。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以張情為徐州團練使。張情表求旄節。進官而已。以張情為徐州團練使。朝廷不許。加淮

永州刺史陽履免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履贓賄

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情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情為

以李藩為祕書郎。初。張建封之疾病也。藩

以李藩為祕書郎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藩

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行遇來欲何為。不遠去。當奏之。兼繕愕徑歸。及是。兼

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審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諸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胡氏曰。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然。李藩從下士來。未有向背。德宗視之。猶曰。方中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然非格物致知。何以啓進此途。非疆怒求仁。何以克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於匹夫。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全義於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九月以李

元素為義成節度使義成節度使盧羣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變。

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貶鄭

餘慶為郴州司馬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

為朋比。以齊抗同平章事○冬十月赦吳少誠復

其官爵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

頔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

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

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

數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

人。然後以鄭儋為河東節度使上擇可以代儋者。嚴受曾以募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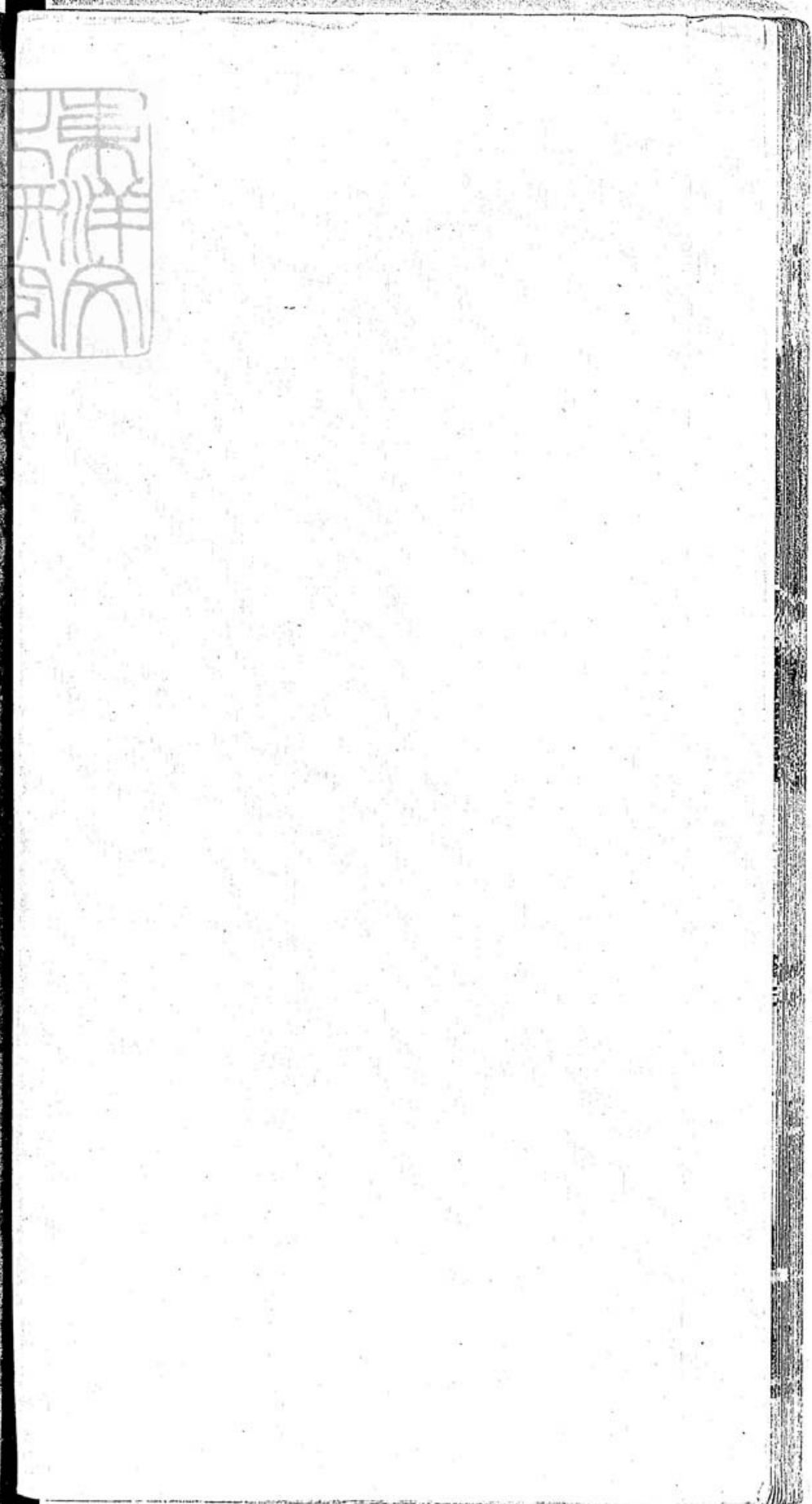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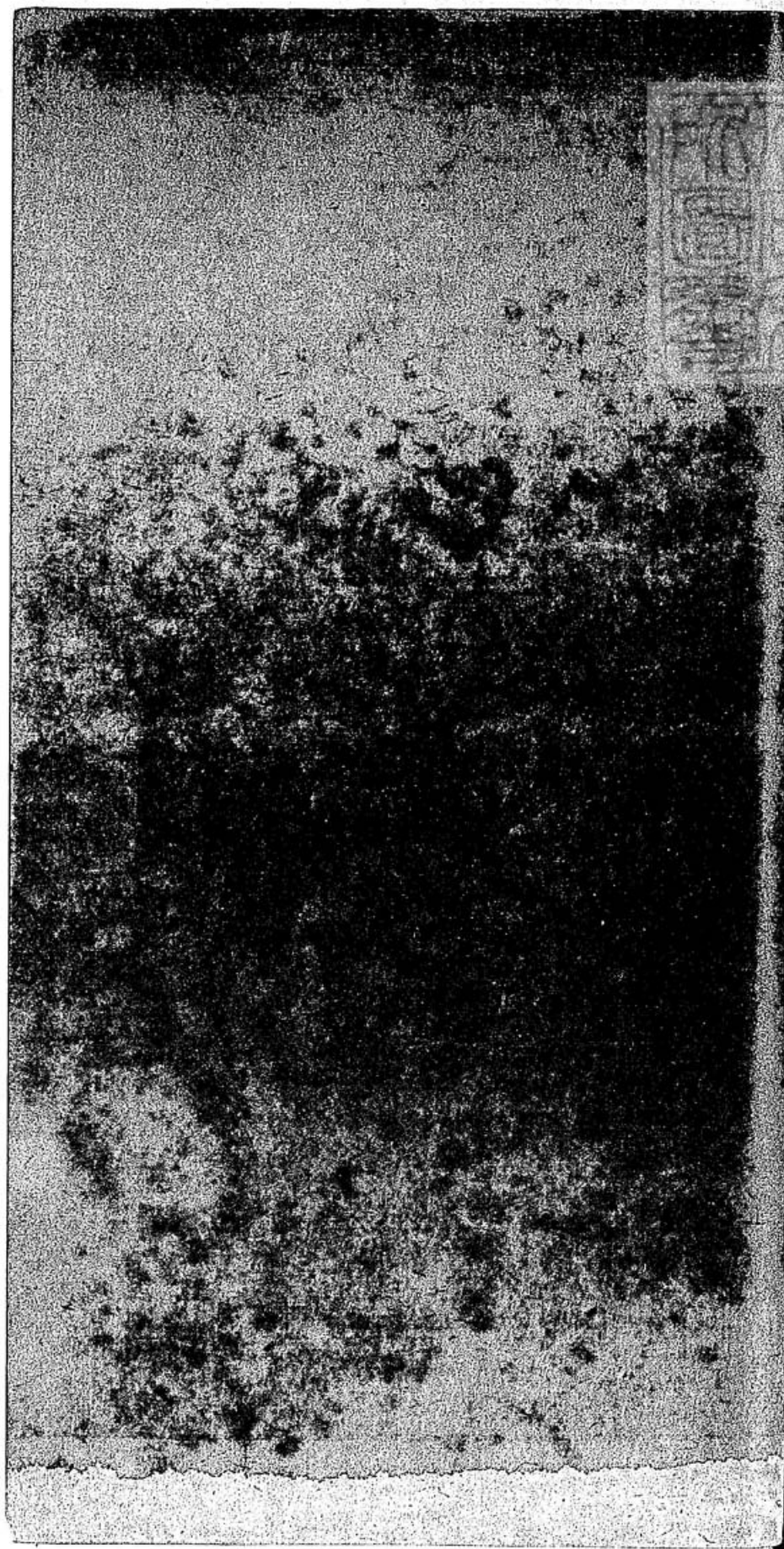
為功邪

進奉記其名。即用
為河東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七







五十四

